

◎主 编 叶嘉莹
◎编 著 黄进德

冯延巳词

新释辑评

风乍起

吹绉一池春水

闲引鸳鸯香径里

手授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

碧玉搔头斜坠

终日望君君不至

举头闻鹊喜

中国书店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冯延巳词

新释辑评

■ 黄进德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李莎莎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冯延巳词新释辑评

黄进德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市李史山胶印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8 千字

印张：7.375

印数：0001—3000

书号：ISBN -7-80663-216-6/I·176

定价：14.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罄者可由本社邮购。

内容简介:

冯延巳，五代南唐著名词人，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有《阳春集》。其词主要写男女离情别恨，语言清丽动人，善于寓情于景，对宋初词人很有影响，在词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书收录全部冯延巳词，进行了全面的注释、讲解，辑录了宋元以来至清代的古人评论以及现当代学者的重要见解，并附上有关的论文、论著目录，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

ISBN 7-80663-216-6



9 787806 632161 >

定价：14.00 元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温庭筠词新释辑评

● 冯延巳词新释辑评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柳永词新释辑评

晏殊词新释辑评

欧阳修词新释辑评

晏几道词新释辑评

苏轼词新释辑评

秦观词新释辑评

贺铸词新释辑评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陆游词新释辑评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

姜夔词新释辑评

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

元好问词新释辑评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徐灿词新释辑评

史承谦词新释辑评

顾太清词新释辑评

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 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芗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浓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陞”。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冯延巳(903~960年)^①,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父令颀,为广陵军令,南唐烈祖李昇专吴政,署为歙州盐铁院判官,后官至吏部尚书,跻身朝班。由此,与南唐官廷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君臣关系,为冯延巳仕途发迹铺平了道路。延巳二十五岁,李昇授以秘书郎,使与李璟游处。五年后,延巳与弟延鲁俱事元帅府。昇元元年(937年)李昇受禅,代吴自立,改国号为唐,李璟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尚书令,封吴王。延巳便成了吴王元帅府掌书记。六年(942年),李璟定为太子,固辞,乃以大元帅总百揆,改封齐王。延巳则以驾部郎中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掌书记,官位不高,但与府主的关系异常切近。保大元年(943年),烈祖晏驾,李璟嗣位,史称中主。延巳旋自元帅府掌书记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迁户部侍郎。明年擢翰林学士承旨。四年(946年),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一年多以后,冯延鲁等伐闽败绩,延巳受牵连,引咎自责,并遭江文蔚、韩熙载对仗弹劾,罢相为太子少傅。江、韩两人也因言辞过激,贬逐外任。明年正月,延巳以太子少傅出为昭武军节度使,镇临川抚州(今属江西),达三年多之久。十年(952年)三月,复相,李璟悉以庶政委之。十一月,又以尽失湖湘之地,自劾,罢相为左仆射。才四个多月又复相,一千又是三年多。直到十五年(957年)以周师大入,尽失江北之地,才罢为太子少傅。然而他仍以平章事的头衔,两度奉使至扬州犒军买宴。最后南唐奉周正朔,去帝号改称国主,贬损仪制,延巳才罢左仆射平章事而为太子太傅,直至于死。《江南馀载》卷上载:“冯延巳自元帅府掌书记为中书侍郎,登相位,时论少之。延鲁之败,御史中丞江文

蔚上疏请黜延巳。上曰：相从二十年，宾客故僚独此人在中书，亦何足怪！云龙风虎，自古有之。且厚于旧人，则于斯人亦不得薄矣。”足证延巳数居柄位，为同僚所攻，屡遭弹劾，却又旋降旋复，缘于旧思致显，该是确然无疑的。当然，延巳也自有其优长。《钓矶立谈》引叟闻长老说：“冯延巳之为人亦有可喜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雨，听之不觉膝席之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他二诗，虽贵且老不废，尤喜为乐府词。而中主李璟又是位秉性儒懦、素昧威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多才艺、好读书、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的国君。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君臣相得，自在情理之中。

冯延巳生当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分裂割据的时期，全国瓜分豆剖。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篡弑相寻。从907年朱温称帝开始至960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间先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五易其姓，出现过十三个国君，其中亡国被弑的就有八个，真是“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②此外则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后蜀、南平以及北汉十个独立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其中后唐和南唐两个割据政权的国君，先后冒姓李氏，图谋打着光复李唐王朝的旗号，担负起统一全国的重任。在半个多世纪群雄角逐纷争中，偏安南方的西蜀和南唐凭借其地理优势，物阜民康以及其君主的雅好文艺，吸引了不少北国士子负笈景从，尤以南唐为最。南唐的政治、经济中心金陵，乃六朝旧都，更是士子向往之地。立国前后，由宰相宋齐丘接纳引进的名流就有史虚白、韩熙载、孙晟、江文蔚诸人。他们自视甚高，怀着杀回老家的强烈愿望，指望南唐国君长驱直入，北定中原。史虚白甚至扬言彼可取代而为相。只是碍于烈祖李昇鉴于“南国初基，未能用也。”于是，史虚白隐遁山林。据《钓矶立谈》载：

唐祚中兴，大臣议广土宇，往往皆以为当自潭、越始。烈祖不以为是。一旦，召宋齐丘、冯延巳等数人俱入。元宗侍

侧。……冯延巳越次而对曰：……臣愚以谓羽毛不备，不可以远举；旌麾黯闇，不可以号召；舆赋不充，不可以兴事。陛下抚封境之内，恭已静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将有所志，必从跬步始。今王潮余孽，负固闽徼，井蛙跳梁，民不堪命。钱唐君臣孱懦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敛，下户毙踣。荆楚之君，国小而夸，以法论之，皆将肇乱。（故）[且]其壤接地连，风马相及，臣愚以为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几从一二股肱之后，如得一拜陵寝，死必瞑目。……倘得遂北平僭窃，宁又旧都，然后拱揖以招诸国，虽折简可致也，亦何以兵为哉。于是孙晟及宋齐丘同辞以对曰：圣志远大，诚非愚臣等所及也。

由此可见，由北入南的士子与南方官僚之间除了为邀宠争权而明争暗斗外，还源于武功拓境问题上取经的南辕北辙。比较而言，冯延巳敢于犯颜直谏，而不像宋齐丘那样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夏承焘先生在《冯正中年谱》中所作的鞭辟入里的考论并提出“朋党攻伐之辞，则应存疑”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

冯延巳无论就出生的地域还是发迹变泰的家世看，都与南唐小朝廷有着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而南唐自用兵闽、楚连遭败绩后，境内虚耗，元气大伤，自顾不暇，更遑论挥戈北上了。待到周师南侵，国势岌危；由来久矣的党争攻讦却仍愈演愈烈。延巳一向以才艺自负，狎侮朝士，招人嫉恨。当时金陵群彦麇集，文物称盛。但在现存的文献中竟找不到与冯延巳诗词唱和的伴侣。延巳作为南唐元老重臣，生活于这个注定要走向倾覆的偏朝小国，无力匡扶社稷，又是政敌攻击的首选目标，这就决定了他是个悲剧人物。

冯延巳词有专集，原名《香奁集》，一名《阳春录》，通常称之为《阳春集》，宋初便已散佚。流传至今的，以明吴讷所编《百家词》本为最早。较为易见的则是光绪己丑（十五年，1889年）王鹏运所刻四印斋本《阳春集》。它以彭氏知圣道斋所藏汲古阁未刻词旧

钞本为蓝本，经斟酌后付梓的，蒐集较全，勘校亦精，为世所称。本书所录冯词便以此为底本，剔除其存疑、误入者，得词一一一首（又残句一）。其中《寿山曲》一首，或视为齐言声诗，题作《早朝》。延巳存词数量之多，在唐五代词人中无出其右者。

北宋嘉祐间陈世修《阳春集序》云：“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新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遣兴也。”尽管正中词也为应歌而作，为适应歌唱时的环境气氛，切合歌妓的身份口吻，写景不出闺阁庭院，写情多为伤离怨别。但与花间词人相比，他不像温庭筠那样用秾丽之笔客观地刻意描摹精美的物象，去引发读者的人生托喻的联想，而是侧重于探索和抒写人物心灵的奥秘，时或寄寓着对时事的感触、自身的怀抱和难以排遣的危苦烦乱之情。就抒发情性而言，他又不像韦庄那么以清淡之笔拘限于一时一地一事以抒发主观感受，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积淀、练就的综合性体认到的感情境界来倾吐其难言之隐，意蕴丰美，为读者提供了耐人琢磨的宽泛的联想空间。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自然是缠绵盘郁、幽咽惆怅、义兼比兴、意境深厚的《鹊踏枝》（即《蝶恋花》）和以景托情、即物起兴、清新流丽、委婉情深的《谒金门》（风乍起）。《皱水轩词筌》云：“南唐主语冯延巳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何与卿事！’冯曰：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不可使闻于邻国。’然细看词意，含蓄尚多。”细玩君臣之间风趣的对话，似有彼此心照不宣的忧患意识含蕴其间。李清照说它“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词论》）颇中肯綮。再联系其《鹊踏枝》“秋入蛮蕉风半裂，狼藉池塘，雨打疏荷折”，所含蕴的由于时序惊心、众芳芜秽而引起对人生的咏叹；“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以及《采桑子》：“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诸如此类的词里无往而不是笼罩着有感于好景不常油然而生的郁抑惆怅、惘然自失而又无由解脱

的烦恼和忧伤。冯煦四印斋本《阳春集序》谓其“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辞，若显若晦，揆之六义，此兴为多。……其忧患念乱，意内言外，迹之唐五季之交，犹韩致尧之于诗，翁之于词，其义一也。”我们固不能像冯煦那样去一味拔高冯词的思想内涵，但也不能像张惠言、陈廷焯等人轻信时论所攻，把冯延巳目为专蔽固嫉、排间异己的奸邪小人，以至贬抑其词，与史达祖相提并论。对于这类篇什，读者自可联系冯延巳所处的时代及其平生遭际细心体会。何况，词本来就和《无题》诗一样，有着“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传统的抒情特色，因此，我们不宜胶柱鼓瑟，硬要把作品的创作背景一一坐实，以致流于穿凿。

如前所述，冯延巳是位注定了的悲剧人物。他不甘寂寞，力图强打精神，苦苦挣扎，表现得热情、自信而又执著。但最终仍无法改变其孤危无援，归于失败的命运。以乐景写哀，一增其哀，成了他习用的手法，也铸就了正中词正如王国维所喻示的“和泪试严妆”的风格特征。

就影响论，唐五代词人中温庭筠、韦庄和冯延巳三分鼎立，而在词的意境的历史性演进中冯延巳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北宋“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艺概·词曲概》）南宋名家也沾丐膏馥，辄臻上乘。

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参考并采纳了时贤的研究成果而以得益于本书主编叶嘉莹教授者居多，恕不一一注明。《阳春集》版本比较复杂，请参见本书附录一。为便于读者较多地了解冯延巳及其词，将旧作附于卷末。限于水平，谬误在所难免，尚祈方家读者指正。

黄进德

2002年7月

【注释】

①已：嗣，音义相同，故冯延巳一作冯延嗣，详参夏承焘《冯正中年谱》。

②《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